

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

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



鄧文寬 錄校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

方廣錫

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

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

編 者：鄧文寬

責任編輯：府建明

出 版：江蘇古籍出版社（郵政編碼：210009）

發 行：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 刷：金壇第二印刷廠

850×1168 毫米 1/32 25 印張 插頁 4

199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00 冊

ISBN 7—80519—799—7/P·1

定 價：125.00 元

（江蘇古籍版圖書凡印刷、裝訂錯誤可隨時向承印廠調換）

敦煌文獻編輯委員會

委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沙 知※宋家鈺 周祖謨

※周紹良 施娉婷 高紀言

張政烺 湯敬昭※寧 可

鄧文寬（※為常務委員）

主 編：周紹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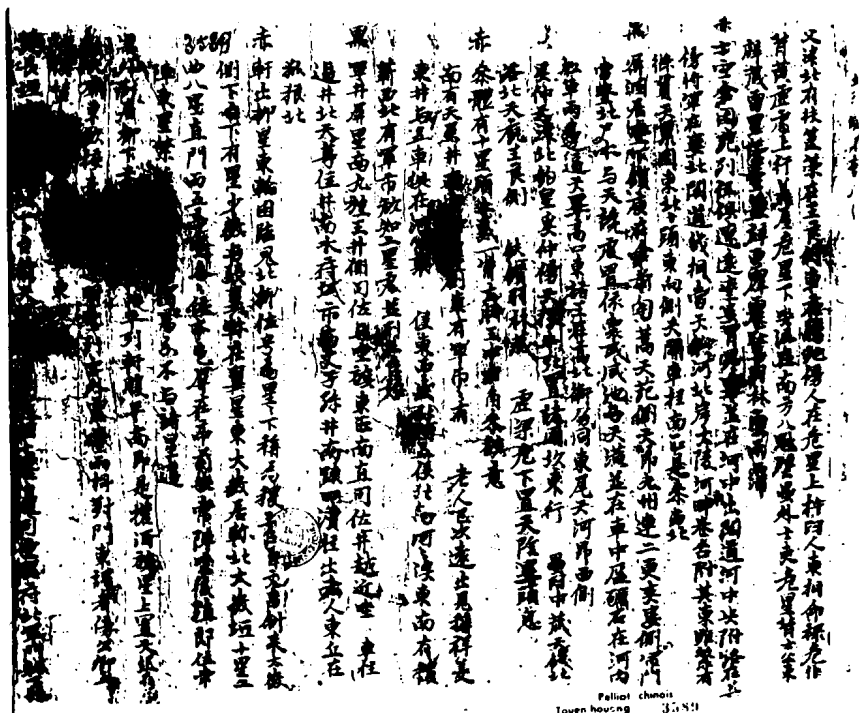
本《叢刊》得到以下單位資助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一) 斯三三二六《全天星圖》(局部)

(二) 伯二五八九《玄像詩》(局部)



(四) 斯 P10《唐中和二年(882)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印本曆日》

如有入要請用

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印

中和二年具注曆日九百三十四日太歲壬寅

推男安元曜星圖

年行
至交羅侯星象不
稱情此年春起造科
相在少人多服孝君
不文孝子
子受三

[illegible]

說明

自從敦煌文獻被發現之後，東西方學者紛紛從中探尋和研究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宗教、語言、文學、科技等衆多方面的問題，大多取得了重要成就。然而，由於歷史原因，敦煌文獻分藏於北京、倫敦、巴黎、聖彼得堡等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和博物館，某些私人箱篋也有秘藏，致使人們至今難以全部寓目。五十年代以來，中、英、法幾國的主要藏品已製成縮微膠卷公諸於世，爲讀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但由於資料分散，編輯方法又往往不是按類排比，研究者在使用上還是感到不甚便利。

有鑒於此，八十年代初，我們開始籌劃將敦煌文獻分類整理成專輯出版。一九八三年，正式成立編輯委員會，這套書也被列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六五規劃」重點項目。十多年來，編委會積極籌劃，約請作者，落實項目，審讀成稿等等，克服了種種困難。今天，終將這套《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書》奉獻給學術界同仁和社會各界，這是我們爲「敦煌學」事業所盡的一份心力。

《叢書》各輯按學科或專題輯錄，力求做到最大限度的蒐集，避免重要遺漏，凡能綴合者加以綴合，盡可能成爲完帙。一般來說，每篇文獻包括四項內容：（一）定性定名定年，（二）原件錄文，（三）題解或說明，（四）校勘記。這四項內容是一個有機整體，包含了編者的研究心得和見解，並介紹了有

關研究論著。每輯之後附有「主要論著參攷書錄」和該輯所用敦煌文獻「卷號索引」，以便讀者查閱。《叢書》每輯內容雖以完備、翔實、可靠爲努力目標，但限於編者的水平以及其他原因，或許還會有個別遺漏，校錄也可能存在不當之處乃至錯誤。這些，一方面有待「敦煌學」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也期待讀者和同行的匡正。

《叢書》凝結着衆多研究者的心血。既需對中外學者的已有成果加以繼承，又需體現這套《叢書》的研究成果。如能做好，就有可能成爲「敦煌學」繼續向前發展的重要基石。我們希望《叢書》出版以後，能夠有益於學術文化事業的進步和繁榮，使讀者從中得到自己所需的系統資料和有關信息。如能實現這一點，我們將會十分欣慰。

在《叢書》的整理編輯過程中，我們曾得到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中國佛教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原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現屬中國文物研究所）等單位的關注和支持；江蘇古籍出版社在當今學術著作出版困難的情況下，承擔了出版這套《叢書》的任務，謹此，一並致以衷心的感謝。

敦煌文獻編輯委員會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

序

我從六十年代開始研究敦煌文獻中的天文資料，由於種種原因，收效甚微，其中之一就是資料難以收集。一九八四年聽鄧文寬同志講，由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牽頭，成立了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決定將敦煌文獻分類整理出版，天文曆法部分由他負責。我聽了以後極為高興，覺得這是有益於後人的一件大好事，希望能早日完成，並願為此盡綿薄之力。此後，他即不時把搜集、整理的材料拿給我看，並合作寫了一篇《敦煌殘曆定年》。此文於一九八五年由我在美國伯克利召開的第十七屆國際科學史大會上宣讀以後，曾引起許多學者的興趣。這幾年他單獨寫的幾篇有關文章，也受到國內外的好評。去年七月二十九日台灣清華大學黃一農教授在給我的信中曾說：「不知能否告知鄧先生的聯絡地址，連續見到其幾篇談論古曆的力作，很希望能直接向其請益。」

文寬同志和我相識已近十七年，平時相處深知其為人誠實，說話真實，做

學問踏實。今逢其《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完成付印之際，願為序。此書約三十萬字，將現今已知的有關材料全部予以匯總刊出。除了整理錄文以外，還加了校勘記和題解，書末並附有供研究使用的十三種表格。不但「鴛鴦繡」從教看，而且把鍼綫和原料全部托出給讀者用，應該說是一部比較成功的、很有學術價值的著作。但是任何一部這樣大的著作，不可能沒有不妥和引起爭議的地方，因此也希望讀者批評，我想文寬同志一定是歡迎的。

席澤宗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前言

在總量達五萬號以上的敦煌文獻中，屬於天文曆法內容的僅有五十餘號，約占全部敦煌文獻的千分之一，真是滄海之一粟。然而，這部分文獻却屬於一個獨立的科技史分支學科，從一個側面展示了我國中古時代天文曆法的面貌。它們的面世，豐富了中國古代天文學史文獻的內容，也開闊了研究者的視野，其珍貴價值不言而喻。係統地輯錄並整理敦煌天文曆法文獻，對於炎黃子孫來說，更是責無旁貸。

一

敦煌天文曆法文獻，可以劃分為天文文獻和曆法文獻兩部分，某些殘存的星占書中，雖然也零星地含有天文曆法的內容，但由於不能歸入天文曆法文獻一類，本書未予收錄，這裡我們分別介紹一下敦煌天文文獻和曆法文獻的現存

情況

先說曆法文獻。這一部分現已考知確切年代的共有三十九件，（包括一件「年神方位圖」，另有四件確切年代尚未考定。已知年代中最早的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四五〇年）、十二年（公元四五一年）曆日」，最晚的是「宋淳化四年癸巳歲（公元九九三年）具注曆日」，時間跨六個世紀。其中除北魏太平真君曆日外，其餘均是敦煌陷蕃（公元八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至北宋初年的曆書。而在敦煌陷蕃後這一時期的曆書中，除「唐中和二年（公元八八二年）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印本曆日」和「宋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公元九七八年）應天具注曆日」屬於由外地流入敦煌者外，其餘多是敦煌本地編製並行用的曆書，亦即被古人稱之為「小曆」的曆書。由於這些「小曆」數量居多，於是也就成為研究敦煌曆日文獻時人們更多關注的對象。此外，斯坦因著錄的印本書籍（*Printed Book*）第十二號殘存文字中有「上都東市大刀家大印」，可知是一刀姓私印曆日。但曆日年代和內容不存，祇存幾行吉凶文字，照片亦欠清晰，我們未予收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品一九七、一九八號；前蘇聯亞

洲民族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藏品孟一五四二至一五四四號，據著錄也是曆日，但均未公佈；《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散目二二九、二三〇號也有曆日，但原件下落不明，我們都還無法收入本書。

敦煌地方具注曆日是伴隨政治、軍事形勢的變化以及現實生活的客觀需要而產生的。自古以來，曆書行用區域就是封建王朝權力所及的重要標誌。唐德宗興元（公元七八四年）以前，敦煌地區使用的一直是唐王朝的曆書。約在唐德宗貞元元年（公元七八五年），吐蕃軍隊最終攻占了敦煌，敦煌同中原王朝的聯係被割斷，象徵王權的中原曆書也就無法頒行到那裡了。而其時的統治民族吐蕃使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紀年，這既不符合漢人之已久的用干支紀年、紀月、紀日的習慣，也無法滿足敦煌漢人日常生活的需要。於是敦煌地區開始出現當地自編的曆書。六十餘年後，儘管張議朝舉義成功，使敦煌回到唐王朝的懷抱，但敦煌地區自編曆日已成習慣，這項工作仍舊繼續了下去，民間也還在使用。自然，唐末的動蕩不寧和五代的戰亂頻仍也難於將中原王朝的曆書及時送達，同樣也是敦煌地區自編曆日相沿不改的重要原因。從現存敦煌具注曆日看，敦

煌地區自編曆日一直延續到入宋後的數十年中，前後貫三個世紀之久。

從現存敦煌具注曆日題名看，編撰者有翟奉達、翟文進、安彥存諸人，其中以翟奉達編撰的居多，大都在五代時期。翟文進名字前多冠以「子弟」，可知是翟氏大家族的一個成員。換言之，編撰曆日很可能是唐末、五代至宋初敦煌地區翟氏家族的家學。我們從敦煌文獻中的譜學資料和敦煌石室題記中得知，翟氏家族是這一時期敦煌地區的望族之一（參見拙作《歸義軍張氏家族的封爵與郡望》，他們在文化上占有優勢自不待言。他們所撰的曆日常常題曰「撰上」，顯然是進呈給敦煌地方政權歸義軍衙門的，然後再由歸義軍衙門頒下行用，這一地方政權的權力也就從一個側面得到了體現。約至宋初，這一工作繞轉到安氏如安彥存之手。

次談天文文獻。這一部份又可分作天文書和古星圖兩部份。從嚴格意義上講，敦煌文獻中的天文書祇有本書收錄的《廿八宿次位經》和《三家星經》及《玄像詩》。這些文獻都是同其他星占之類的篇章鈔在一起的。其中《廿八宿次位經》和《三家星經》，已被拆開分散於傳世的《開元占經》之中，但未被拆散的《